老兵正年轻

■崔 然 毛志文

20多年，对一名军人来说，意味着什么？

“没把自己当老兵。”入伍28年的全国人大代表、陆军某旅一级军士长郑金，给出了关于时光的答案：在坚守的军旅人生中，岁月才是过客。

伴着春风，当3位兵龄20余年、荣誉满身的高级军士走出人民大会堂、走进笔者视野时，一个新时代老兵群体的“样子”在此刻具象化——如春天般生机勃发，如少年般意气风发。

这些老兵，正奋进在新时代的春风中，书写着属于他们的使命与荣光。

一

王鹏龙代表是陆军某旅的一名装甲指控技师兼班长。22年前，刚踏入军营的他，并不清楚自己的理想是什么。他牢牢记住了家人的嘱托，要“当个好兵”。什么是好兵？对当时不到20岁的王鹏龙来说，好兵就是不能比别人差。

2005年，王鹏龙从勤务保障岗位转岗为装甲步兵指挥班长。第一次当班长讲评，本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的他，却大脑一片空白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那晚，他一夜未眠。

每天早起跑步，休息时加练，在没人的地方练习喊口令……整整半年，王鹏龙磨破2件作训服，双手布满茧子。最终，他用苦练换来成长：带领班级在上级抽考中夺得第一名。

“别人能做的，我能做得更好。”这些年，王鹏龙历经7次转岗，次次都能干出彩；连续3年参加国际军事比赛，一次摘金、两次获评“最佳车长”；连续3年在全旅指控专业比武考核中获得第一名。

从列兵到如今的二级军士长，王鹏龙不仅自己争第一，还带领班级争第一……在他看来，所有的荣誉都离不开要当个好兵。

“想在部队一直干下去。”二级军士长申董初怀着朴实的想法走出贵州大山。翻雪山、蹚冰河、穿戈壁……是他多年军旅生活的写照。

入伍之初，申董初跟着老班长学习驾驶技术。老兵出车前，他总能及时检查整理好车辆；出车结束，他经常是第一个冲上前帮老兵洗车。

学车第二年，他便开始独立执行任务。20多年间，申董初行驶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，累计安全行车100余万公里，带教出一大批素质过硬的驾驶员。

“部队留下了我，我把一切献给部队。”当理想和现实逐渐交汇，动人的“双向奔赴”早已悄然展开。

还能为部队做些什么？这是郑金最近反复思考的问题。回望自己近30年的军营生活，总少不了一位特殊的“战友”——无人机。新兵时期，郑金被推选去学习无人机；下连后，被分到无人机岗位；后来又考进军校学习无人机专业……他先后操作过多种型号无人机装备。作为一名无人机技师，随着兵龄的增长，郑金对无人机事业的热爱只增不减。

“离开前，只希望能接触和操作更多无人机，培养更多优秀操作手，把无人机专业一代代延续下去，一代更比一代强。”

二

“班长，你年龄这么大了还这么拼，图啥？”这些年，几位老兵时常听到这样的话。当笔者把这个问题再度抛给他们时，却得到一句反问：一定要事事有所图吗？

去年12月，申董初前往海拔约4500米的高原执行任务。驾车机动8小时后，车辆突发故障，他不得不停下来检修。当时风雪交加，加上连续驾驶作业带来的疲劳，战友们情绪有些低落。

“我是甘巴拉英雄雷达站的老兵，要做好表率。”他一边给大伙鼓劲，一边维修车辆。看着他劲头十足的样子，战友们也打起精神，互相配合，最终在凌晨4点完成抢修工作。当天，他们将设备及时运送到位，圆满完成任务。

驾驶车辆、架设光缆、操纵油机……这些年，无论是在风沙肆虐的大漠戈壁，还是在寒冷刺骨的雪域高原，都有他冲锋在前的身影。

3年前，郑金所在单位接到一批新装备，他得以和厂家跟学跟训。连续1个月的时间里，他不断设想特情，追着厂家技术人员请教。那时，他总想着把飞行技术、装备性能、构造和原理，弄得更清楚一些。

在厂家技术人员指导下，他在短时间内就掌握了独自放飞无人机的技术。面对不断更新的技术和装备，郑金没有把学新装备、新技术的任务推给年轻战士。他说，只要自己还在部队，就有义务推动新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。

“还是和刚入伍时一样有激情、有精气神。”这是老兵郑金对自己的评价，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。他自豪地说：“就拿无人机来说，我对它的钻劲可不比年轻人弱。”

干劲无关年岁。“给什么岗位就干什么岗位。只要组织需要我，我就有干劲。”对转岗多次、次次都要从“新兵”做起的王鹏龙来说，他的干劲依旧十足。

几年前，王鹏龙迎来第7次转岗。当时，新装备信息化程度高、操作复杂，排里的战士专业底子薄，在全旅通信集训考核中排名靠后。

越难越不服输！他牺牲休息时间，研究说明书；趁着休假，学习专业涉及的知识原理，并用战士能理解的语言写成教案。同时，他结合自己多年比武经验，梳理出一系列针对性训练方法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全排骨干也都刻苦学原理、练技术。再次迎来集训考核时，他所在的班排已是脱胎换骨：荣获团体第一名，包揽个人前三名。

三

“部队培养了我，我有责任培养更多专业比我强的兵，回馈给部队。”回馈部队，是老兵心中共同的想法。

郑金的回馈方式是把无人机操作技能传递给更多战友。

2019年，他参加全旅无人机集训，与战友合力梳理出一份无人机操作手册，并被全旅推广。2022年，他和厂家技术人员、无人机操作手骨干推演无人机容易出现的问题，结合训练过程中遇到的特情，编成一本特情处置手册。有了这本手册，无人机操作手在应对突发情况、确保飞行与装备安全方面，也就有了参考经验和解决方案。

“如果我有10分专业知识，那我就不能只传8分给其他人。我多学一点、多分享一点，将来即便没有我，其他战友也能单独放飞。”听着讲述，笔者深受感动。郑金热爱的无人机，一定会载着他的心血，在官兵手中飞出壮丽的航迹。

对王鹏龙而言，他肩负的重任是带出好兵。

当看到00后战士因比武失利士气低落时，王鹏龙利用多种方法激励这名年轻战士，帮他在比武时稳定心态。去年，这名战士再次出征，在全旅通信专业比武中排名第一，并荣立个人三等功。

“你们跟在我后面，我踩到哪里你们也踩哪里，大家拉开距离。”一次演训中，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建立指挥通信链路，王鹏龙带着两名战友，快速穿越一片落弹区。

因相关专业人员被抽调走，王鹏龙带着身为驾驶员、报话员的两名战士及时补位，确保了任务顺利完成。这得益于他平日里“一专多能”的训练理念——既要懂自己的专业，也要熟悉邻近专业。

“每一块地板都平，走起来才好走。”在交流带兵心得时，申董初形象地比喻道。他说，战斗单位是个整体，一个人都不能落下。

作为班里兵龄最长的老班长，王鹏龙心里始终牵挂着连队建设。注意到年轻战友闷闷不乐时，他主动建议班长与其沟通；当班长向他吐露带兵的困扰时，他乐于分享自己的经验办法；外出执行任务时，他细心地观察前后车驾驶情况，发现问题后第一时间反馈给战友。

当被问到为何心里总想着战友、想着部队时，王鹏龙真诚地说：“因为热爱。”

于道各努力，千里自同风。处在不同战位上的3名老兵，沐浴在同一片春风中，被同一种信仰引领着。他们踏着春的节拍，步伐铿锵，精神抖擞。他们如战风斗雪的青松，年年苍翠。他们的精神永远年轻！

一根背包绳

■刘芳芳

情感兵站

眺望，军人的情感故乡

周末整理衣物时，我又看到那根有些泛黄的背包绳。这根背包绳从新兵连起就一直陪伴着我。它一圈一圈地紧紧缠绕着，像一张刻录着记忆的光盘。我抚摸着这条边缘有些磨损但依旧结实的背包绳，脑海中浮现出新兵连和读军校时的场景。

“打背包一定要做到三横压两竖。”第一次用背包绳，是在新兵连班长教我们打背包时。我们几个同年兵整齐地站成一排，看着背包绳在班长手中与被子之间来回穿梭。很快，一个标准规范的背包出现在我们眼前。

看似简单的一根背包绳，在我手中却不听使唤。我努力回忆着班长的示范动作，双手笨拙地理着背包绳。然而，背包绳总是歪歪扭扭、松松垮垮地缠绕在被子上。

“不合格！”班长把我的背包拎起，抖了两下，被子就散成一团。班长又一次强调打背包的要求：“打背包，一要结实，二要美观。”话语简短而干脆。

时值深冬，我一遍遍练习，汗水从额头滑落。接连打了几次，都没有合格，我有些泄气了。班长看出了我的情绪。她从我手中接过背包绳，膝盖压实在被子上，一只手从被子下边穿过，另一只手协助把背包绳抽出来……她的动作放慢了很多，耐心地跟我说着打背包的技巧。等班长示范完后，我拿着背包绳不断摸索。渐渐地，背包绳在被子上捆出整齐的三横压两竖。当我顺利打出第一个合格的背包时，心中充满了喜悦。

没想到的是，学会打背包后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

一天夜里，我们在宿舍睡得正香，紧急集合哨突然响起。“紧急集合了！”我们几个同年兵迅速穿衣起床，开始打起背包。黄脸盆、迷彩胶鞋……当我把这些东西一一打进去时，发现背包早已鼓鼓囊囊。

我第一个冲出宿舍，本以为班长会表扬我。班长走到我身边，晃了晃挂在我腰侧的水壶，“怎么没水？”她严肃地说。为了更快地打好背包，我偷懒没有灌水，以为班长不会发现。我自知理亏，默默地低下了头。我已经记不清那天晚上紧急集合哨响了多少次，但之后的每次我都把水壶灌满，认真对待每一处细节。至今我都记得班长当时对我说的话：“当兵就要扎扎实实把每一件小事做好，细节决定成败！”

3公里跑曾经是我难以逾越的高山。每当气喘吁吁地冲过终点线，我就感到无比沮丧。我害怕自己不及格，更害怕拖集体的后腿。

一次跑步开始前，班长拿着一根背包绳走来。她把背包绳对折后，将一端放在我手中，另一端缠绕在自己手上。“来，拉着这个，咱们一起跑。”我握住背包绳，跟着班长跑。

起初，我还能勉强跟上。没跑多远，我就呼吸急促，双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，甚至动了放弃的念头。这时，绳子猛地一紧，我感受到绳子那头传来的力量。“别停下，你可以的！”班长的声音从前方传来。紧绷的背包绳，也在我的内心激起一股力量。我咬紧牙关，调整呼吸，跟着班长的节奏，一步一步向前跑。

汗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我似乎忘记了身体的疲惫，双腿机械地交替前行，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：不能辜负班长，不能放弃。在那根背包绳的牵引下，我战胜了自己。

后来，在班长的鼓励下，我顺利考入军校。对我这个“旱鸭子”而言，游泳课是一个挑战。看着其他同学像鱼儿一样轻松自如地游来游去，我使尽浑身解数“收、翻、蹬、夹”，身体还是不受控制往下沉……

这时，教员走到我的身旁，手里拿着一根背包绳和一个游泳圈。“试试这个。”教员看出我的问题不是在动作上，而是克服不了内心的恐惧。她把背包绳一端系在我的腰上，另一端和游泳圈绑在一起。起初我还是有些担心，总是不自主地抓住游泳圈。教员在一旁扶着我：“慢收慢翻快蹬夹，身体放松，头埋下去……”几次练习之后，她悄悄放开了手。我惊奇地发现，我可以游起来了，虽然速度不快。

后来，我从浅水区游到深水区，距离越来越长，速度也越来越快。直到有一天，教员把我身后的背包绳解下，“你已经不需要它了。”虽然我还是有些紧张，但是有了前期的训练打底，我有了更多的信心。游到终点时，教员早已在那里等我，并报出我的成绩。

毕业后，我重新回到基层连队。每当我看到那根有些泛黄的背包绳，就会想起那些练习跑步和游泳的日子。它承载着班长对我的帮助与关爱，见证着教员的耐心与鼓励，凝结着军营里的温暖和力量。

察隅河畔巡诊路

■陈长宏 孙 雪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春分将至，藏东高原依旧有些寒冷，察隅河畔的格桑花已长出花骨朵。“走，咱们先到达吉老阿妈家看一看。”西藏军区某团军医邓建伟和战友，正驱车前往100多公里外的日东村巡诊。

车窗外，天空清澈、白云悠悠，阳光洒向傲然屹立的雪山。邓建伟翻看着手中厚厚的病历本。当翻到扎西次仁的病历时，他脸上露出笑意。合上病历本，他看着窗外的柏油路面，向我们讲起当年初次走上这条路的故事。

那是14年前的一天。“救救我爸爸，他的腿好像骨折了……”电话中，扎西次仁的女儿带着哭腔的求助声传来。“不要着急，按照我说的做，在我到达前不要随意移动你爸爸……”邓建伟一边耐心嘱咐，一边整理可能用到的药品用具。

持续降雨让通向村里的路变得泥泞不堪。邓建伟和战友一同驱车赶往扎西次仁的家中。那时，通往日东村的路，是一条牦牛踩出的泥泞小道，山上不时有石块滚下。见此情景，初次参加出诊的邓建伟紧紧抓着医疗巡诊箱。

那时通信基站覆盖有限，一路上，手机信号时有时无。在车上，邓建伟把手机来电提示音量调到最大，生怕错过伤者的消息。

日东村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。邓建伟一行人乘坐车辆沿着山路艰难爬升。雨依旧在下，前方的路被巨石和积水阻断，只能徒步过去。大家把设备和医疗巡诊箱用雨布包起来背在身上，毫不犹豫地冲进雨幕，心中只有一个想法：快点，再快一点！

到达现场时，他们发现扎西次仁左下肢红肿，伴有多处擦伤……扎西次仁拉着邓建伟的手臂紧张地问：“会不会落下残疾？”邓建伟仔细检查后，温暖地回答他：“阿爸，您没有骨折，不要担心。”

在邓建伟的指导下，大家相互配合着为扎西次仁治疗。一次治疗，搭建起信任的桥梁。此后，扎西次仁和村子里的乡亲时常打电话给邓建伟，咨询医疗健康问题。

经过4个多小时，车子缓缓驶进日东村。邓建伟一下车，就径直走向达吉老阿妈家。他轻轻叩门，喊“阿妈啦”（藏语，意为妈妈）。达吉闻声而出，拉着他的手，将他迎入家中。“您好些了吗？”邓建伟用藏语亲切地问道。“好多了。谢谢您，邓门巴（藏语，意为医生）。”达吉笑着回答。

一声声亲切的“门巴”，一句句“金珠玛米（藏语，意为解放军）是雪山的太阳”，是对邓建伟和战友们最好的称赞。从一名军校毕业生到当地人们心中的“藏东门巴”，邓建伟在此已经度过14年。

2011年，邓建伟军校毕业，经过4天行程，来到卫生连。“多日舟车劳顿，第一眼看到斑驳砖瓦房，我的心情一落千丈……”说起当时的情景，邓建伟仍记忆犹新。

来到连队两个月后，邓建伟踏上巡诊路。当地有限的医疗条件、艰苦的生活环境，让他深受触动。他忘不了初次问诊时的窘迫：达吉老阿妈执意用酥油涂抹烫伤处，语言不通的军医急得比画半天，最后翻出烧伤病例的照片才说服老人。

起初，由于语言不通，乡亲们对现代医学接受度不高。虽然有藏族同志做军民间的“桥梁”，但前来看病的人依然很少。巡诊结束后，夜幕降临，诊疗室内，邓建伟对着病历本出神。他想到制作藏语诊疗图册，手绘症状图，方便与病患沟通。

在不断深入的问诊与相处中，村民们认准了这位“藏东门巴”。“每次施治后，听到大家夸‘金珠玛米亚古都’（藏语，意为解放军好），我心里便乐开了花。”邓建伟细数这些年记忆深刻的救治经历和村落发生的变化，眼睛里闪着亮光。

暮色漫过察隅河谷，车灯划破高原夜色，邓建伟和战友即将返程。村口，乡亲们聚在车旁表达着感谢。

14年过去了，当年的泥泞小路已变成平坦的柏油路，移动诊疗车安装了远程会诊系统。邓建伟保存的病历本越来越多，那些纸页，不仅是一名军医对藏族同胞的诊疗记录，也是军民一家亲的生动见证。

春天来了，察隅河畔悄然钻出新绿。邓建伟和一茬茬官兵，如同顽强的格桑花，默默扎根高原。他们的青春如同察隅河畔的新绿，悄然生长，在这片热土绽放耀眼的光芒。

春风吹过哨所（外一首）

■马 克

钢枪倚在战士的肩上
春风从远方赶来
带着故乡的讯息
轻轻拂过我的脸庞

山上，寒风依旧凛冽
却挡不住春的脚步
它匆匆走来，在冻土上
撒下星星点点的绿

我听见冰雪融化的声音
像一首遥远的歌谣
在寂静的夜里
伴着春风轻轻回荡

头顶上，明亮的阳光
擦拭我肩头的钢枪
和春风一起走进
又一个高原的春天

兵地书

冰河解冻时
春风正翻越达坂
界碑的影子
丈量冻土下萌动的根茎
露珠即将倒映整个高原的生机

总有种子选择在刺刀尖上发芽
年轻的喉结滚动着誓言
在海拔五千米，或是更高处
与风雪共鸣
此刻，钢枪的准星正校准
而春风在弹匣里
悄悄填满忠诚的花语

神枪手（雕塑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） 谈 强作

文学作品

长征 第6402期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 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 定价每月20.80元 零售每份0.80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